

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七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簡王十四年魯襄公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

鄭 成公十三年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靈公十年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宋 平公四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於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

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於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獻公五年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復歸於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景公二十年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弑子靈公般立

曹 成公六年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成公二十七年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杞 桓公六十五年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犂比公五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犂比公襄三十一年犂比公弑子展輿立

邾 宣公三年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靈公十八年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於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共王十九年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為令尹二十二年遠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景公五年

吳
壽夢十四年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
襄二十五年遏門於巢卒餘祭立一名戴襄二十九
年餘祭卒夷末
立一名餘眛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及昭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七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按九年左氏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是年公始四歲而三年遂朝於晉蓋霸體日肆小國畏之而越禮以相奉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杜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亦曰陽壺寰宇記曰古陽壺城南臨大河今山西垣曲縣東南陽壺城是也五大夫

魚石向為人𨿅朱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光齊靈公大子

公羊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討也其為宋討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說在成十八年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人臣而取君之邑邑以繫國為正故言繫彭城于宋不與魚石正也

據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此圍彭城諸侯之師與宋華元偕其事正同而書宋彭城何也蒯聵衛之世子時君之父也既入于戚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為楚所奪而宋之叛臣據之必繫於宋大義始著此春秋之書所以微而顯

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厥公羊作屈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羊作合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洧上杜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長平在今河南西華縣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

晉悼公既克彭城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以韓厥自足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懾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傳稱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以鄭懷集矢之小德而不能以大義裁之附楚以侵軼同盟獎助亂臣無可救之善耳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杜注二縣屬彭城郡今俱在涂州境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犬丘杜注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今河南永城縣西北大丘集是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左傳 九月邾子來朝邾宣公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子叔公孫剽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預以為王赴未至穀梁注公羊疏皆主杜氏獨胡氏安國主孫氏復說謂赴告已及按經冬下無月日後二月又無事見經諸家之說無所據以辨其孰是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 二年春鄭師侵宋書伐從告楚令也以彭城故

書師着其用大衆也

附録左傳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 夏齊姜薨齊謚也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

琴櫝梓之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于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言盟誓之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庚辰七月九日經書六月誤）鄭伯睔卒

不書葬者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 于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

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穀梁傳　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衆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考其事而師將之當兼重見矣上言鄭伯睔卒下書三國侵譏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杜注舊鄭邑後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

將城虎牢也其未城者齊與滕薛小邾不至也然

大夫專會以鼏鄭政在大夫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名萊子萊姜姓故召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杜注齊竟上邑今東陽城在山東臨朐縣東

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

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傳 若言中國焉中國猶國中也不繫虎牢于鄭如國中之邑也內鄭也鄭服罪故內之

鄭當南北之衝故禦楚必先服鄭而虎牢乃鄭之要塞城虎牢則鄭不敢南嚮楚不得北師而天下蒙其安故不繫于鄭示鄭不得專也自平王東遷鄭武公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

公納惠王王復與之然齊桓之霸說鄭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至晉厲悼時則近楚微國吞噬靡遺若陳若蔡若許皆世服焉鄢陵之後三合諸侯連諸國之師而不能服鄭楚與鄭無歲不加兵於宋及虎牢既城則雞澤之盟鄭不名而自至而陳亦改圖北嚮則是役也成功甚大而義亦無慝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與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疆自此始）

左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江南蕪湖縣東有鳩茲港是也衡山杜注在吳興府烏程縣南案烏程去蕪湖甚遠今江南當塗縣東北有横山似為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_{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楚始伐吳以吳與於鍾離之會也楚自鄢陵以後勢稍挫屈畏晉與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後故先有事於吳然國政失御大臣相殘既與晉讎又結吳怨適見其謀國之不臧耳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始朝也

童子侯不朝王盖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孔氏穎達曰近城地

左傳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事天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

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春秋時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文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請改盟猶盟於其國非禮也令悼公修禮於會若不敢使魯君就己而出盟於外以相就者然此諸侯所以睦於晉也

公至自晉

附録左傳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易多難也不虞

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彤杜注水名束彤水即時水也平地出泉曰彤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繼其職老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杜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同盟處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隷廣平府東北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

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是時諸侯同心病楚鄭亦因城虎牢而服焉故載書要言同盟書日於諸侯之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他盟但合諸侯行盟禮故書某日會某侯盟於某地此則既行會禮别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隔之其與首止葵丘再書地異者無大美惡則舉其重者而已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于會受命也

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今聞鄭伯受盟乃使大夫求成於晉本非名會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

左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喜得陳故殊之

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但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異袁僑之

得禮

虎牢既城鄭人來歸而陳亦改圖鄭君先至諸侯既與之盟而後陳袁僑至故使大夫盟之此悼公所以持大體也傳謂諸侯盟大夫又相與私盟為大夫張過矣溴梁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責大夫之專可也此書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則大夫奉君命以即事禮安而分明安得謂大夫專而諸侯失其柄乎

附錄

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魏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魏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于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困於鄭脅於楚不與中國會盟久矣今以陳鄭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其心褊矣宜不得許且竝陳鄭而失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

繁陽杜注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今河南新蔡縣有繁陽亭

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

襄公名午與陳侯同名經不為國諱者周人雖以諡易名因而有諱然考之禮律亦有不盡諱者後

世忌諱繁而名實亂矣策書所紀不宜變易故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公皆臨文不諱之法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歌鹿鳴義取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以叔孫為嘉賓乃所以嘉魯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秉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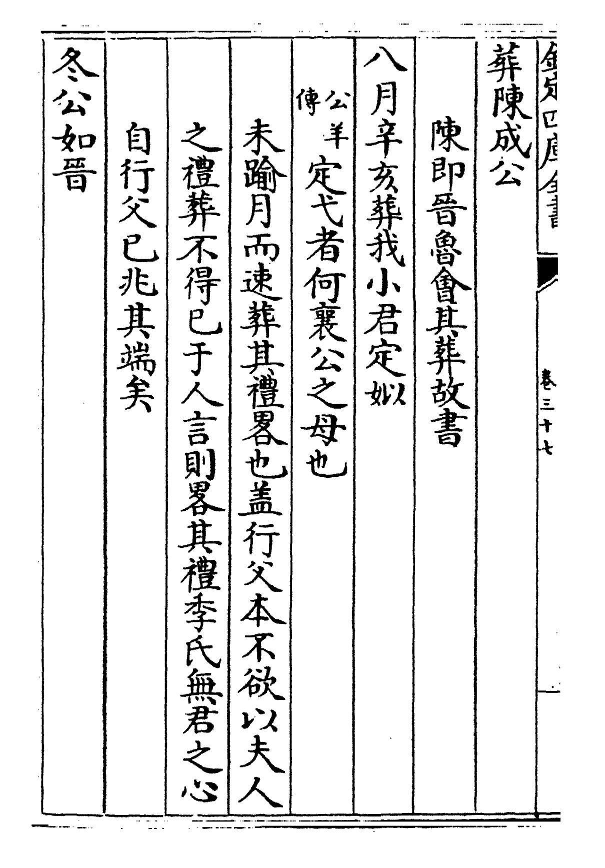
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詢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羊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不欲以夫人禮卒之虞祭也匠慶謂季文子曰匠慶魯大夫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匠慶請木為定姒作櫬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孔氏穎達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成公夫人也據傳匠慶之言則定姒襄公生母王氏祿曰定十五年書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歷世未遠不應同謚曰定文必有誤



葬陳成公

陳即晉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未踰月而速葬其禮畧也盖行父本不欲以夫人之禮葬不得已于人言則畧其禮季氏無君之心自行父已兆其端矣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杜注小國琅邪鄫縣欲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于司馬晉司馬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襄公之生至是始七歲且有母喪而急於朝晉豈公所自主乎蓋行父懲於歸父之事欲專魯而過

禮以自媚於晉不顧其君之幼弱不能勝勞役而任禮事也行父託言居守而使孟獻子從行故吳人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正謂是耳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閒伺其隙故陳人圍頓

楚圍陳納頓子陳畏楚而不敢報陳改事晉楚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自會于雞澤以後伐許圍頓皆霸勢之將興而晉之謀國者皆務苟

安而不能保陳終成南北分霸之勢不亦悖乎

附錄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杜注山戎國名今順天府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杜注國名水經注窮水出於安豐在今英山縣境羿有窮君之

號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杜注羿本國名今直隸滑縣東有鉏城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今山東濰縣東北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羿獵遂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杜注國名平原鬲縣今山東德平縣東有故鬲城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杜注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今斟灌城在山東壽光縣東北斟尋城在山東濰縣西南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杜注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按今山東萊州府治即過國也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

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使百官各為箴辭以戒王過于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迹芒芒遠貌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

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狎習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臧紇武仲狐駘杜注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今狐駘山）

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喪禮在山東滕縣東南之始變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附録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時戎侵䖍故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聘使不通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晉霸復興諸侯輯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梁作繒後同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殆疑也以疑讞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女還嫁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魯因為之往讞于晉

穀梁傳　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外相如不書鄫世子之如晉何以書以鄫既屬魯叔孫豹率而與之俱故比諸魯大夫耳豹與鄫世子同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於晉也晉之汰亦甚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道公羊穀梁作稻善道杜注地闕按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吳善道地今屬江南泗州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

穀梁傳　吳謂善伊謂稲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吳之土音與中國異其所號地形物類當從中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稲若人名則從其本國所稱

晉將邀吳為戚之會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先使通好不言及同受命於晉也不列叙而别言會吳者吳人在善道蔑與林父往會之也

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聚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夏書大禹謨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

壬夫侵欲固有罪矣然楚子不能申明法教禁之於先及陳怨已深伐之不服始歸咎而殺之豈用刑之正哉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不書盟蓋不以盟告廟

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傳言鄫人所以見于

戚會

公羊傳 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晉合諸侯而吳來聽命與吳居其所而諸國往會之者異矣故列敘而不殊會其稱人與鄫竝列不得云吳鄫人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離至離別前後至也故言我也以魯至時書

穀梁傳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

諸侯受命于戚各以師戍陳離至不可得而序故獨書魯戍也齊桓不戰而屈楚晉文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又戍守陳鄭事勢各異不可以優劣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曹伯下公羊穀梁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杜注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陽武縣北今屬河南開封府

穀梁傳善救陳也

晉之於陳既勤戍於無事之時復率救於被兵之日可謂勤矣卒不能保陳以楚益張而陳近焉事

勢實然然非悼公即世必能與楚相持不至南北分霸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作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先儒以左氏所稱多謂行父忠慎然子赤之弒行

父非惟坐視而又為仲遂奔走焉及宣公既歿復
乘間以逐歸父而三桓之勢成孟叔且拱手以聽
於季氏矣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矯情悅衆以
自固其身家與陳氏燠休齊民之意同故孔子譏
其三思而朱子尤深惡之洵論世知人之特識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未嘗書名

桓公三與成公同盟故赴以名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華弱樂轡皆宋大夫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亦當見逐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歸魯貢恃之而慢莒故滅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既盡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立嗣宜分別同姓而鄫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魯既請於晉以屬鄫而中棄之晉為盟主坐視莒人滅同盟之國而不能正皆罪也公穀以昭四年書取鄫疑鄫未嘗滅故有立異姓為後之說不知莒人始滅之繼又復之使為附庸其後魯又取之與鄭既滅許而許復見經等耳果立異姓為後聖人宜直書其事以為世戒顧隱其辭曰滅則後人但知鄫之滅而無由知其立異姓為後也鑿而蔽於理故不可從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四年狐駘戰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武子季孫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聽命受罪

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遽如晉時襄公幼弱

宿代父執政急自托於晉而實非公意也傳謂晉人以鄫故來討非也前年會戚已命鄫聽命於會鄫之亡於魯何與耶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堙土山也堞女牆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

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杜注萊邑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今縣南甘棠社即古棠鄉也縣屬山東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浮柔萊共公名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高厚高固子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萊近齊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滅之晉

丈襄之世諸侯無敢相滅者成景以後開地於狄數滅小國故雖悼公復霸亦不能禁諸侯之相滅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張護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八

襄公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公穀以三卜為合禮啖氏助及朱子皆從之此年三卜亦書蓋譏非時非譏其瀆卜也卜郊止於三月令四月而三卜則過時而不敬矣

小邾子來朝

左傳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昭伯叔仲惠伯之孫隧正主徒役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禄去公室季氏所以强

費魯疆邑也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僖公復以賜季友自南遺請城而後不獨季氏世卿而南氏亦世其邑季氏但知大城其私邑以弱公室而不知陪臣之擬其後也觀費之城可以知履霜

堅冰之戒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比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畏大慢小邦交之非義甚矣

八月螽

書螽記災也經自莊公以後螟不書螽然後書蓋

不可勝書故獨舉其重者耳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御）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國風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喻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如

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己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謝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詩召南委蛇順貌從順行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毁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圍國書大夫始此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穀梁或作隱杜注鄭地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前書伐陳此書圍陳楚之陵暴極矣會于鄬謀救陳也不書救不成救也夫楚以十月圍陳將歷一冬而悼公始會諸侯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此陳侯所以既會而逃歸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髠頑公羊穀梁作髠原鄵公羊穀梁作操杜注鄭地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子豐穆公子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鄭僖元年魯襄三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僖公子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

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據成虎牢事言楚圍陳不能救

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

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經書鄭伯卒三傳皆以為弑故趙氏匡以為疑而胡氏安國之説尤穿鑿而害義不知鄭人以疾訃魯史以卒書孔子無所據以革之故特文以發人之疑而見其實也如果以疾卒則書鄭伯髠頑如會卒于鄵如宋公佐之卒于曲棘可矣未逹會所自無由與諸侯相見而曰未見諸侯明其以欲見

諸侯死也其文與魯君不書弑而別見其義使後人得考其實同非聖人不能修謂此類耳以卒之名加乎如會之上舍此無以立文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陳侯以國難逃歸先儒皆以背晉從楚爲陳罪義非不正而未得其情也蓋晉早不欲有陳故范宣子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楚人圍陳晉雖再合諸侯於鄬而遷延不救陳有宗社之憂安能以虛名從晉乎書陳逃於會鄬之下亦以見晉之不足恃而傷陳之不得已焉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魯襄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蓋季氏專魯欲過禮以自媚於晉故若是其勤耳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附錄

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

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

公羊傳 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

穀梁傳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鄭子駟當國以僖公之弒欲自掩於晉又陰欲致楚師以脅國人而固與楚考傳侵蔡之師使子國子耳主之而已不與則其情可知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獻蔡捷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 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邢丘之會以命諸侯朝聘之數非會盟會伐之比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捷與會則公在晉而不與會者乃晉侯加禮於魯與盟長樗

同意先儒謂魯君失政實由於此則未得其情葢四國皆大夫會不得專以此責季孫也但悼公之意本欲以德禮懷諸侯而不知大夫之勢亦由是益張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莒伐魯以疆鄫田而霸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

此則莒以兵滅鄫益無可疑矣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河水濁千年一清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

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四軍謂上下中新軍也軍有二卿）必不棄

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伯駢鄭大夫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翦盡也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行李行人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

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觀左氏所載則子駟志在從楚而僖公之弑實由之可知矣不書鄭及楚平以下書諸侯伐鄭則鄭之從楚不待言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于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之意]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在僖二十八年]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魯之事晉甚謹而自成公之末至襄公十二年晉報聘者四焉其修禮於諸侯者厚矣宜乎大小輯

睦而霸業復興也

九年春宋災公羊災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罋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巡行也丈度也繕守備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隧正官名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也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

晉侯問于士弱曰弱士渥濁之子莊子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當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令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問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據西宮災內不言火不言火者甚之也春秋以內當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

據左氏具詳宋司城救災之政則來告必矣公穀

義不可通當以來告則書爲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遇艮之八蓋乾爻七九坤爻六八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不用七坤爻用六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二得八故不變是艮之八變卦爲隨也史

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隨其出也隨非閑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彖辭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附錄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士雅秦大夫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能所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欒黶讓起起佐上軍黶將

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羊作繆姜

四月而葬速也據左氏穆姜幽於東宮終成公之世至於襄公不得出而遂薨焉蓋季氏專魯本怨

宣公之謀去三桓又惡穆姜之欲逐季孟託於大
義以逞其私忿魯君雖有悔心而不能自主也其
速葬而略於禮亦職此之故耳婦人從夫之謚禮
也魯以文姜謀弑欲配以桓公之謚而有所不安
故別為謚穆姜棄位而姣從文姜之例可也聲姜
齊姜亦別為謚則義無所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杜注鄭

地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門鄭城門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道也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汜杜注鄭地東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示將久師）肆眚圍鄭（不書圍鄭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

乃行成中行獻子曰（獻子荀偃）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于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

子長及其大夫門子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墊隘猶委頓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于束故欲改之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癸亥月五日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晉人三分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

三受敵欲以告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鄭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陰阪杜注洧津

次于陰口而還陰口杜注鄭地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

伐鄭而書同盟鄭受盟也下書楚子伐鄭則鄭復事晉可知矣齊桓之霸在能服楚晉文之霸在能勝楚至悼公之世楚勢益張而諸侯畏之欲如齊桓踐庭之師則楚必不帖往者處父之師無損於

楚之毫末其前轍也欲如文公城濮之戰則勝未可期厲公勝於鄢陵而楚張鄭叛諸侯力屈訖無成功其明徵也故不得已而敝楚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勞於奔命又通吳以制其後皆審時度勢適得其宜其終有成功豈偉也哉

附錄左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以先君之祧處之冠必在廟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衛獻公之曾祖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質主也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罷戎楚大夫同盟于中分中分杜注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傳稱鄭及楚平同盟于中分而經不書不足書也

明年諸侯伐鄭則鄭復與楚可知矣

附錄左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盡其積聚以借貸于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八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九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嶧縣泇口是也

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

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晉率十二諸侯會吳于楚地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不敢議鄭議鄭則懼吳襲其後此即齊桓遠結江黄之遺智也特書會吳以吳為此會故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杜注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在今山東嶧縣

南

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縣門編版廣長如門施機關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郰杜注魯縣東南莝城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抉舉也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櫓大楯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成一隊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主人縣布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偪陽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于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

師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宫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

也霍杜注晉邑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言董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

穀梁傳 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

偪陽楚與國爲吳晉往來要地故師會柤之師滅之以通吳曰遂繼事之詞也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恥有惡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不另書也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會吳于柤甲午遂滅偪陽是則若會與遂異人汲鄭伯汲猶引也鄭伯髡為臣所弒而不言弒此引而致于善事逃歸陳侯謂鄬之會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公之出本為會吳故歸仍以會告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訾毋杜注宋地當在今河

南鹿邑縣境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

凡專將言師師𦵏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師師蓋諸侯猶務恤民而不輕用衆也鄭受晉師楚人勞役釁起於宋故各用重兵而自是圍滅亦竝稱師師此春秋將變為戰國之漸也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秦嘗侵晉故知罃以師報之夫晉方圖楚不思樹

秦以為援而反搆秦以資敵非計之得者也

附錄 左傳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教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犬丘 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牛首杜注鄭地）

齊世子光序四君上蓋晉悼以齊大國光復先至心嘉其勤遂進之以勸來者此伯主摟諸侯之術也直書其事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穀梁作斐書盜始此）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洫田畔溝也）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

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子孔公子嘉知難不告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尉止等五人皆士也 子西聞盜 子西公孫夏子駟子 不儆而出尸而追盜 先臨尸而追盜 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子產子國子 為門者 置守門 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千二百七十五人 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 代子駟 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不於朝内焚欲使遠近見所燒衆而後定

穀梁傳稱盗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

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

盜殺三卿不稱其大夫者正義云凡言其者其所有也君實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實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說精矣但欲書大夫獨不可如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某乎蓋騑者主從楚以勞中國又弒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故

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杜注皆鄭舊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疑即梧也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則欲以還鄭故繫之鄭以見晉志

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

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鄭而南至于陽陵遷繞也陽陵杜注鄭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杜注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

焉而還為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

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公羊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據莒

牟夷以牟婁來奔　本杞之邑不繫于杞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穀梁傳　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

鄭使與內無異後數反覆故繫之鄭者決絕而棄外然

諸侯伐鄭而鄭不下於是乎頓兵虎牢為久駐計非遣兵往戍若戍陳比也晉人主於扼鄭而使之自服肆楚而使之自疲故不與楚戰而惟示鄭以必克之勢是以諸侯方戍鄭即請成曰戍鄭虎牢明戍其要地以阨之而非為鄭戍也楚書救非善之也蓋紀其實且見晉有成謀楚雖欲救而不能耳

公至自伐鄭

虎牢既戍鄭將自服故以伐致而策勳焉

附錄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瑕禽伯輿屬大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

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七姓伯輿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于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

（辭如今辨答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理曲無以答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

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壊其私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力役邑賦税謂利害以懼民驅使入己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

公羊傳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制諸侯有司徒司空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

下卿令並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

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三軍魯之舊也何以謂之作蓋前此民皆屬公故車曰公車徒曰公徒屬有侵伐之事諸卿遞將不一其權是魯之三軍也至是襄公幼弱政歸季氏遂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父

孔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於是但有私家之軍而無公室之軍矣是以謂之作作者不宜作也亂王制弱公室故謹書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四卜郊不從事已見於僖公但於彼書免牲而於此書不郊者蓋言免牲則不郊可知云不郊則卜

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

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

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鄭人見楚弱于晉故侵宋以激晉怒使致死于鄭楚弗敢敵然後固與晉而不知為國之本在修德政以自彊敦信義以睦鄰徒幸敵之少懦以茍安計亦左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北三駕之二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舊許杜注許之舊國鄭新邑棄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之舊國為鄭所有故謂之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杜注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今河南尉氏縣西南有向城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瑣杜注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濟隧杜注水名水經注濟水伏流自河而出陰溝上源濟隧絶焉世謂之

十字溝

是時諸侯之戍常在虎牢故國君一集即可聲罪致討而兵力不勞此鄭所以不能支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城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偃師縣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保

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二司天神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謂盟在伐後盟後復伐鄭也

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柯陵之盟亦

未能得鄭而書至異穀梁以此爲盟後更伐柯陵獨非盟後復伐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故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始以會致故前二役致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致會以見諸國之所由息肩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蓋用公孫舍之致晉之謀也據事以書而鄭之反

復具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脩魚即蕭魚也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孫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孫之願也楚

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為介故不書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

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軘車相耦凡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殿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

予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於蕭魚書法與盟於召陵同皆經之特筆所以序霸績也蓋自悼公能用魏絳息民之策聽知罃不與楚戰以逸待勞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而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鄭自此不叛晉者二十四年則謀能制勝誠足感人之

效也不書鄭會以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得鄭可知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鄭與會而服諸侯喜之故以會致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揆以當日情事皆魯史據告廟之辭以書於策非聖人變易其辭以為襃貶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穀梁作宵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之辭命者

執而不稱行人以己執也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書楚執鄭行人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櫟杜注晉地晉

師敗績易秦故也

秦與楚婚於是為楚伐晉報十年之伐敗晉於櫟

不書晉不告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杜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今費縣屬山東兗州府鄆公羊作運杜注莒

已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公羊傳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外取魯邑不直言取諱恥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季孫宿因救台而遂入之大夫無遂事遂者專

行不忌之辭惡宿之擅權而公不得為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代鄭師

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於諸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于城外向其國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于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

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諸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吳子書卒以其暴亟赴告相及而諸侯重之也不書葬非不會也削之以避其僭號與楚同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水經注渙水東逕陽亭北即楊梁也在今河南歸德府城東南

據傳楚人卒叛伐宋不書秦以師屬楚也自是不復有事於北方以楚審旋卒而又與吳構怨耳

附錄左傳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毁故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晉侯一使人來聘公即親往拜之事晉之禮過於恭矣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子庚莊王子午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書勲勞禮于策

也

桓二年傳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此年傳書勞于廟故先儒通其意謂告廟飲至書勞凡三事偏行一禮則必書至悉闕則史無其文按曾子問諸侯出而反必親告於祖禰則雖無事反必告廟禮也而春秋公行多不書至蓋會盟侵伐其事繁猥必有勲勞可書或

自喜其事而行飲至之禮乃告於廟其餘則怠於禮或醜其事而不告則史無其文其事無可醜而不告者怠於禮也齊桓之會不致是也事可醜而告者自危也成公十年如晉見止送葬而書至之類是也

夏取鄟鄟公羊作詩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鄟亭在今山東濟寧州東南

左傳夏鄟亂分為三師救鄟遂取之師魯師也凡書取言易也用師不勞雖用大師焉曰滅用力難重雖弗地曰圖亦曰取邑亦曰滅

入其地(謂不有)

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諱背蕭魚之會亟)

凡書取者或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少師而未嘗頓兵勞力皆直書取惟魯滅小國有諱而書取者視若己地而取之也然諱之適所以張之此傳所謂微而顯者與邾微國也

附錄左傳荀罃士魴卒(罃中軍將魴下軍佐)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起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什吏謂十人長也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

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而長安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邦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淩也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忘師于鄢成十六年戰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

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附錄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

叔曰即養由基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杜注楚地當在今江南無為州南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詩小雅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此所城乃近齊之防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則懼齊明矣

附錄 左傳 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臭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五年而卜其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習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

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言往者鄭使良霄至楚其意欲楚執之得有辭以堅事晉今釋使歸則鄭無辭于楚是廢其本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九